只是这样么？」林远为走了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失落无比。  
  
「为什么不杀了他？」看着蒋先生沉默的样子，我非常不满，几乎歇斯底里的拉扯着她：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！」, J9 b. f' r$ h: ~  
) u" S  j1 L& D1 B; k  
「啪。」一个清脆的掌掴。9 F/ L8 N% b% E  
7 q8 P  P- \1 f, \_  
我沉默了，低着头，这是蒋先生第一次用如此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我，她抚着我脸上清晰的五个指印，悠悠说道：「认清现实吧。」( s; n: o% I1 s\* J3 X8 a\* ~  
  
「林远为是副市长，你我不过白丁，杀了他？你想死，不要带上我。」蒋先生冷冷的说着，说着也不管我，径自回了房车，飘来一句让我更加绝望的话来：「原来你也这般蠢，今日让他吃了这么一个大亏，已是我们废了偌大的气力，罚你在那让凉风好好吹吹。」  
  
说罢，房车启动，竟然对我不管不顾，直接去了。  
  
我愣住了，万万没想到蒋先生会如此对我，夜色已晚，月亮蒙蒙胧胧的，旁边的林子里不时还传来几声鸟鸣，天下之大，竟无我的立锥之地。  
  
夜深了，地上起了露水，一阵小风吹过，我穿的不过一件西装套裙，一条丝袜，一件衬衫，如何能抵御这样的寒气，不由得抱紧了身子，寻了一处靠路的大树，抬头望天，心里五味杂陈。  
' U/ c0 k, b3 W; e$ F/ Q8 l4 ]% \  
也不敢坐，这里荒郊野岭的，若是地上有什么毒虫小兽，被蜇了就不太美妙了。6 d0 H, t9 p4 S/ e  k\* F  
+ t: w$ ?' \_& f  
从机场下来出发到现在，除了在飞机上稍微吃了些零食，其他我是滴水未进，粒米未食，现在是又饿又渴，又冷又累，脚下的细高跟此时也开始展示它的存在感，穿了一天，脚脖子酸痛无比，折磨的紧。  
  
该死的蒋先生，你好歹给留点吃的给我啊。  
  
忽然，草丛里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动：「谁在那里！」我吓的一激灵，大声喊道，聊以给自己壮胆。  
5 F) F" t\* N; [8 V& ^6 h% t  
响动消失了。" o\* B7 t/ n4 e% y, @  
/ e; {2 q4 f8 P8 W\* [0 e  
「不行，不能再死呆着了，哪怕是寻大路都比这里强。」经过了刚刚的诡异响动，我心里慌乱，这般想道。  
  
说干就干，我赶紧动身，乡间小路是水泥铺就，安静的夜里，高跟鞋撞击着水泥地，发出的清脆声响传出去老远。  
  
远处林宅的火光熄灭了，我望着林宅方向，忽然想到一个极大的漏洞：「竟然林远为是金陵副市长，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安庆？如果真是惹上了毒品案子，那么我刚醒过来时听到的那句什么让里面的人放弃抵抗赶紧投降，又代表着什么？那些警察呢？」! w# t7 y\* K( ^0 \_/ \_9 B" T  
+ B2 V4 x3 \_% j# S8 q8 U' y# r  
「不好，看林远为一点都不慌张，恐怕这是他自证清白的手段，这招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放出一些假消息，把警察都吸引过来，最后在林宅什么都查不到，他是金陵副市长，事后还可以借题发挥，只怕经过这件事之后，他在政界的地位只会更加稳固。」我站定了，看着远处的林宅，似乎有人影在不断来回穿梭：「这把大火，只怕是蒋先生助纣为虐了，林远为正好趁这个机会把证据全部付之一炬，用一个宅子，换他日后仕途一帆风顺，确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。」  
  
「草。」我一跺脚，气急败坏。. `( j- l9 o8 ~3 G% K4 S) R  
  
正在这时，路旁的沟渠里有一个黑影死盯了过来，一双狠戾的眼睛在月光下份外恐怖。  
  
我脑子突然开窍，相通了今晚蒋先生为何对我如此，正在懊恼，把黑影看我呆呆站着，只道机会难得，一个纵身，直接从背后抱住了我，左手紧紧的扣着腰眼，右手捂住了嘴，黏腻的舌头在我的后颈不住舔舐。0 p& E. t  y% ?2 N9 S5 L8 K  
# o' z- h. T) D  
「臭婊子，刚刚不是很嚣张么，现在呢？那个傻逼蒋先生呢，嗯？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。」那人粗重的呼吸着，舌头舔过我的耳垂，无比恶心。  
  
「呜呜呜。」突发变故，我剧烈的挣扎着，细高跟狠狠踩下，正中那人脚掌，那人吃痛，发出一句闷哼，搂住我的脖子，龇牙咧嘴，单脚站着，显然细高跟那一下把他踩的狠了。, U, w: d4 p9 f9 x  l  
; r  M7 k9 F- I. F; ?& M7 b" c  
「臭婊子。」那人急了，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作势要打。  
  
他哪里知道我头上的是假发，他一发力，假发直接脱落，我寻个空隙，撒腿就跑，大声喊道：「救命！」  
( E: m: p% G1 H$ E  
「草。喊你妈。」那人咒骂一声，三步并作两步直接追了上来，我穿着高跟，哪里跑的起来，最多只是快走而已，没走两步，只感觉左手被虎钳一般的铁手拉住了，随后一个趔趄就倒了下去，那人翻身就骑了上来，「噼啪。」数个耳光。\* Q3 c" t/ {, s! x3 R  
  
「喊你妈。」那人捂住我的嘴，贴近了脸，低声威胁道，看我似乎安静了下来，又伸出舌头，在我的脸颊上无比恶心的舔着。  
  
「欧阳栋！」我怒火中烧，咬着牙唤出了那人的名字。  
  
「臭婊子，你竟然认识我？既然这样，那就留你不得了。」欧阳栋骑在我的小腹上，依旧捂着我的嘴，狠戾的眼神看的我不寒而栗。  
8 `" E- W6 Y% S) d" y  
一只贼手沿着裙底探了进去，粗暴的扣着我足以以假乱真的“阴道”，直觉那只贼手如树枝一般扎人，胡乱的扣着。\* {( d. f! D& T3 k" f+ z" F4 a+ O  
  
「哦，这手感，传来是一只切了把儿的鸡。」欧阳栋兴奋了起来：「草，怎么竟能遇到这种极品。」  
  
套裙质量极好，我又极不配合，一时之间两人僵持不下，欧阳栋显然是恼了：「草你妈。」接着又是几个掌掴，一只大手死死的扣住了我的脖子，我剧烈的挣扎着，只不过脖子被制住了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加上又累又渴，抵抗的心思还是慢慢弱了下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套裙被撕扯了下去，裤袜在男人面前没有逃过被撕烂的命运，几个回合下来，我的下身已经毫无保留的暴露在了欧阳栋面前。  
+ {" T/ h/ u" s4 I9 R+ \_- ?  
「不要，不要。」我无力的呢喃着，缺氧导致的头晕让我的意识一直处于恍惚的状态。) i3 U" ~& G. T  j2 z  
' U9 ~  \# b3 w' c  
可恨，警察近在咫尺，欧阳栋这个狂徒竟然还敢做强奸的歹事，坚硬的鸡巴甩了过来，在我的脸上胡乱拍着。; K% Z! |- P4 O/ o( j% ]/ W; H  
  
恍惚之间，我只感觉闻到了一股极为香甜的味道，那是一种脑海深处的本能，即便在近乎窒息的边缘，我依旧贪婪的伸出舌尖，想要舔舐那股香气的来源。# Q1 J3 \_) P4 P$ a\* i0 }. ^  
  
「草，真他妈骚。」欧阳栋咒骂着，迫不及待的把龟头塞进了我的嘴里。  
1 J1 [8 F1 U5 r( S/ N  
啊，香甜的味道。  
  
「哦。」欧阳栋满意的呻吟起来。我的舌技如无师自通一般，即便在现在的状态下依旧按照本能服侍着男人的鸡巴。! E1 w! O" {, Y) S+ b  
6 j1 \% E- J- {5 j" b  
不过两下，欧阳栋就缴械投降，白灼的香甜液体填满了我的口腔，我调皮的含着，就连少许残留在唇尖的精液都贪婪的舔去了。. `, y) A1 N4 o# k% ~  
  
精液在我的嘴里徘徊，我品味着男人精液的味道，终于意犹未尽的吞了下去。  l  z( a9 I+ g( v$ {! C8 S  
6 K4 Y7 e- ~0 l  ]4 u  
「鸡巴，哦，鸡巴。」我无意识的呻吟着。  
" A+ W5 u: k" s$ O0 D  
「草，骚屄。」欧阳栋骂着，胡乱在手心吐了几口唾沫，接着贼手就捂住了穴口，而这时，穴口早就洪水泛滥，哪里还需要唾液的润滑。  
  
「噗哧。」滚烫坚硬的鸡巴刺了进去，我发出了满足的呻吟。  
  
欧阳栋沉默着，鸡巴冲刺不断，不时发出惬意的哼哼。  
  
哦，就是这样，肏我，肏死我。! f1 B' X( B/ f. }8 u" f; G$ y; E  
5 \8 `) t; N/ u0 |' \_  
浑身血液流转不停，衬衫下面的小腹上，蝴蝶状淫纹鲜亮无比。  
  
欧阳栋扯开了我的衬衫，树枝般的大手一左一右揪住了我胸前两点，甫一入手，他便惊讶无比：「骚屄，你的奶子不大，奶头倒是不小，草。」  
' I$ e0 Z' U( Y( E/ X  
「哥哥肏我。」性爱的愉悦依旧让我欲罢不能，理智告诉我不可以，可是现实却让我无法自拔，恬不知耻的向他示好。9 O/ K& ?  Y( i\* |+ w; D9 S  
! W9 A/ }$ b, }  
「草，这地也忒硬。」欧阳栋跪在地上肏我，水泥地确实硌人的紧，三两下我被她甩到了路边的树林里，这里土地柔软，又很隐蔽，正是强奸的好地方。: T0 m. g, `. R# u3 G4 s5 Y) p& a/ @  
6 U, y/ A2 E# Q  ^$ ~  
「哦，肏我，肏我。」脑子已经完全坏掉了，我就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，一旦闻到了男人的鸡巴味道，程序就会被激活，直接变成一个欲求不满的荡妇，这很不对劲。3 ~; [6 N\* z& \_. g3 R; N3 y6 {, M  
6 P4 P\* I# f) o! G  
但是我此时的脑子被性爱的欲望接管，哪里又能想到这一层，现在的我，满脑子就是：「鸡巴，肏我，性爱，肏。」  
  
「呜啦呜啦。」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嘶鸣，听声音似乎还越来越近，欧阳栋立刻就萎了，小命和性爱比较起来，还是小命更加重要一些。  
  
现在的我哪里肯放过他去，欲求不满的雌兽是恐怖的，我也顾不上土地湿冷，翻身坐上，反手把他压在了身下，忘情的扭动腰肢，用温热的“阴埠”去摩擦他的鸡巴，渴望能重新唤醒肉棒的坚硬。$ x9 b# E; j) E; W" s  
  
「草，你这个疯子。」欧阳栋骂道，抽身想跑，奈何我的服务实在到位，警车听着还远，再享受一会也未尝不可，警觉的瞧着小路，伺机而逃。  
& ?9 \2 t8 a9 y\* n2 |! j, u  
「哦，哥哥，你真没用，刚刚粗大的鸡巴呢？」我不满的嗔怪。6 T, E( b6 K  M  Z9 ], u& l- O' s  
; ?4 h9 l( r" c' u$ R' n. [  
「臭婊子。」欧阳栋骂道。. s2 B( B( ^# m' A; K  
8 O$ s9 r  \_\* m; I) H, {  
警车靠了过来，已经可以看到不远处亮起的红蓝灯光。$ u4 U; k  D0 ^8 W5 ~  
/ W( S5 f- l( A3 t) z5 I  
「臭屄，让开。」欧阳栋再也忍耐不住，粗暴的把我推开，胡乱套上裤子，落荒而逃。  
  
「哥哥。」我幽怨的喊道。  T% C! g. b: i, D& r  
  
可是欧阳栋哪里管我，竟是头也不回的跑了。, e6 `# [2 O6 v" t  
  
「谁在那里。」一个熟悉的男声传来。' D$ T, B2 Y8 X# {- r  
& W0 {2 F1 I4 R5 p  L\* v( l  U  
谭伯出现的时候，我正衣冠不整，徒劳的用被撕得破烂的捂住下身，抱膝坐着，理智重新占据了高地，淫乱的程序似乎关闭了，而现在这个样子，任谁看都是一个被强奸的可怜女人。  
" e4 G3 K. m  t, C$ X  
「你怎么在这里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人往哪边跑了？」谭伯伟极为机敏，稍微观察一下就直接抛出了问题。$ C; g: {: f5 c5 r) H  
+ t) ?% R( k! @7 @# Y8 d/ ]  
我没有说话，徒劳的拉扯着衣裙来遮住身体上裸露的部分，反手朝身后指去。  
1 A; P6 A8 y& e" l  
「一队去追。二队保护现场。」谭伯伟命令道，随后脱下警服外套，总算是把我给罩住了，随后温柔的抱起我，放倒了警车上。, u6 q/ M/ z" }+ d) R/ G  
  
这总算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不必在外人面前裸露身体。( F2 q5 v6 W& {+ a. @  
9 N) d8 t" |\* v" B) R; C1 a+ c& b- B3 {  
我很害怕，在我靠在谭伯伟肩头的时候，闻着他身上的男人味道，脑子里的淫欲又开始蠢蠢欲动，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信号，我竭尽全力制住了发骚的欲望，刚刚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，我不禁反问自己：「我这到底是怎么了？」  
. [2 h8 E& c! k& @, |  
「给。」谭伯伟为了避嫌，车窗打开一个小缝，递进来一个水壶，一个袋子：「壶里有热水，袋子里是衣服，你。。你先在车里呆着，不要走，我一会就回来，知道了吗？」谭伯伟转转手指，想到现在说这些有些不合时宜，得到我肯定的点头之后，关上车窗，忙着侦察现场去了。  
  
大腿上满是瘀青，脸上也很疼，现在回过神来，只感觉刚刚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，清醒无比。6 `) w\* }- f' z% t/ [  
4 p4 j$ U# x+ S2 V7 g2 z8 `" \  
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，我翻袋子，里面是一条备用警裤，似乎是女款，略微收腰，不过总体还是宽松的，穿起来极为舒适。3 e) G( U5 n, z7 \_$ y- g/ F! n  
  
口腔里传来若有若无的精液味道，很奇怪，我是记得精液的味道的，毕竟我也曾经是男人不是，那本该是有些腥臭的，可是现在，为什么我会感觉到特别可口，可恶，这肯定是那天在姑苏之后的结果。+ R; s2 |& w# X$ M4 \_  
2 Y# a; r. \_9 ?; m2 N  
说着眼前又复现出了男人粗壮的肉棒来，舌头似不受控制一般在唇边连舔，似乎要把虚拟的肉棒含到口中一般。  
  
「可恶，不能再瞎想了。」我捏着大腿根，疼痛终于让我清醒些许，可是肉棒的影子始终在眼前徘徊，好在在我的强烈自制力之下，总算没有再做出出格的举动。  
' X, t8 z1 a; }3 Y8 ?4 m  
「咚咚咚。」车窗外谭伯伟轻轻的敲着车窗，又等了一会，车窗被他摇了下来。问道：「你怎么在这里？蒋菱菲是不是来过？」  G9 K1 ~. X) \_" g7 u' H  
  
我慌张的摇头，不敢多说一句，我对警察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，这也就是我和谭伯伟有过数面之缘，否则是绝对不敢和警察直视的。  
6 \_, {" x6 |9 o% @, k% `# e  
谭伯伟看到我的表现，紧皱眉头，随后半笑着说：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记住，千万不要乱说话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」  
6 i2 t+ C/ o& P, z7 M# A( `  
「嗯。」我点点头。8 Y\* n3 E7 U$ x& D5 w  
  
谭伯伟与总归还有些香火情谊，把我带回局里，简单的闻讯两句，就把我好生安置了，自己出门找领导汇报去也。唯一可惜的是欧阳栋那孙子好像是属兔子的，在警察到的时候已经跑了老远。  
& F5 l4 K0 x' L1 U  
欧阳栋的跑脱显然让谭伯伟吃了些苦头，我分明看到一个特别精神的中年汉子一直在训他。  
: D. R, Q4 t1 {0 r\* u  
可恶的中年汉子，训完了谭伯伟，甚至还悠悠向我走了过来。脸上堆着让人不喜的假笑，一看这人就是善于玩弄人心的，我本想扭脸过去，却被他抢了先：「你是林立？林焕天跟我提起过你。」: k3 S. A\* H! x2 B; p& f2 B  
  
「嗯。你认识我爸爸？」竟然已经搭上了话，在扭脸过去未免显得太没有礼貌，而且他还提到了我的父亲，听他口气好像两人好像还挺熟，无奈，只能微微把头埋下，不敢与他直视。如果他确实父亲相识，那么今天发生的事情未免就显得极为丢人。  
  
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唉。」中年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，恰好我偷眼去瞧，正看到他似笑非笑，一脸凝重的看着我。3 t9 ]/ v+ t' A( f  
+ P3 j/ J  Y- u# E  
「你说你也是的，在宝岛那边好好的，回来做什么？那个林仲达也是，自己撂挑子跑了，对自己儿子竟也不管不顾了么？」中年人蛮横的说着，埋怨中有透露出一丝担忧的情绪。  
\* G+ R9 O2 m3 a  
「我跟着蒋先生回来的。」在这个中年男人面前，我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，他那样的深邃的眸子，把我妄图狡辩的心思直接给压在了肚子里。听他口气，似乎与父亲有些交情，我也不敢再多隐瞒，胡乱把脏水往蒋先生身上泼去。0 f/ l, x6 j+ n' r& L" v\* |1 X  
2 ]0 V\* y2 i) o3 G7 {  
「胡闹。」本该是暴虐的语气，此时却波澜不惊的从他的嘴里飘了出来，浑似他的话语中，语气没有任何意义，话语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/ G/ H- |% r% U. A: {  
  
「这样没有任何意义，把自己当成古代的侠客吗？仗剑天涯？你就这么不信任国家机器？」男人循循善诱的说着，他的眸子似乎洞悉了我的内心，在他的持续输出之下，我连一丝反驳的意愿都提不起来。! H4 C5 o' [8 ~/ p  
  
「那么说说吧，蒋菱菲跑哪里去了？」中年人喝了一口茶水，似乎在做总结陈词。; H/ ~( @$ w0 |; r! T  
  
「不知道。」我糯糯的回。. V\* r8 `8 Q. f( t  
3 j) M+ W9 `" u\* E0 v; Y: o1 Y' h- \  
「哦？」中年人挠了挠额头，眉头紧锁。) `" y7 \6 H# Y3 w  
  
「小谭，把他送回去吧，这小子是不是在莫愁湖那里有个公寓来着？」中年男人恰好看到谭伯伟经过，便招招手，唤道。" x3 A5 n. ]# u6 {$ e8 e  
% }( x& Q8 s4 P) w% ^" b: ~! {  
「江伯，没审完呢。。。」谭伯伟低声说。, |2 u2 L& V\* b/ X  
  
「他能知道什么东西？有审他的功夫，你就算去大街上逛一圈，估计拿到的证据都要比这多！」中年汉子丝毫不顾忌我这个当事人还在场，直接就训斥起来。' q% N/ f$ @- F: [# S3 g4 E  
. k- [5 b" N\* M  
「好吧，这里签字。」谭伯伟无奈，把手里的文件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签字栏对我说道。  I" X& @4 a/ z4 `/ k  
  
我终于还是回到了莫愁湖边的那个公寓，事隔多日，再看屋子里的装潢摆设，不禁感慨良多。1 @, H$ ]7 p# r  b& v/ w, p  
  
离开的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我辗转反侧，直到凌晨才慢慢进入了梦乡。脑子里满是鸡巴肉棒，潜意识里，这是一个幸福的梦。8 Q7 R( ~  E; ^1 ?: U, i! E5 ?  
6 e# k# b( s  u0 C\* V. G% u  
托了谭伯伟的关系，我顺利在户籍科补办了自己的身份证，可是系统里「林莉，女」的字样格外刺眼。  q8 m& r\* C6 X- r, s' n" x# L8 v  
  
无论我如何解释，摆出了各种证明，户籍科就是不同意更改我的户籍身份，在他们眼里，户籍一旦录入，想要更改是可以，但是所有的记录都是永远存在的，根本不可能出现我口中的那种性别姓名都更改了，但是没有任何修改记录的情况。! F! v. d3 @! J8 ?  
  
结论就是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生来就是「林莉，女」虽然相信了我的说辞，但是系统上竟然是这样，他们心里同情，便给我出了法子，想要更改也可以，但是需要出具无数证明，在变更程序走通之前，我必须也只能以林莉的身份在社会上生活下去。3 U5 w7 O3 m; ^5 T  
  
我曾经幻想过把自己假扮成一个女人，但是当社会身份的根本性改变却是从来没有设想过的，当事实摆到眼前之后，着实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4 t$ }, I8 C7 P% @  
  
最重要的就是生存问题，以前只是偶尔女装，只能算是业余爱好而已，正常时间还是需要以男性身份上班生活的，但是现在工作肯定是没了，用女性身份去找工作，这可能吗？我看着新补办的身份证，一脸苦笑。2 X3 w\* H; t# T# V  T- n) O  
  
不过生存问题在我收拾房间的时候悄然被破解了。衣橱的最角落，那里放着一个箱子，里面等着我现在最需要的钱财。现在看来，巴同甫那时对我那般热情，估计背后其实还是林远为在操作，只不过巴同甫没有把我搞定，这才后面亲自上门。4 F+ R+ `. b0 ^\* W1 B, E1 I  
4 ]: X; O. p5 W$ Q' U! V9 J3 A  
「哼，不用白不用，反正是现金，用了也查不出。」我徒手清点着纸币，最终还是放弃了，里面厚厚好多挞，看来生活一段时间是不会有问题的。, L+ s$ K) v4 n+ R) @3 x( n  
  
遑论蒋先生就像消失了，别人丢下了我，现在在腆着脸到宝岛寻她吗？我拉不下这个脸来。5 d/ ^7 ~8 I# ]) b. J  
  
所幸林远为给我的钱财很多，足够我挥霍很长时间，创业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，完全女人的生活啊，这是我从未敢想过的事情。1 w& ^" d. L; q  
+ F! N/ K& a4 S0 K7 k1 d2 ?- I  
要不要到沪埠去找威廉把鸡巴弄出来呢？嗨，先放一放吧，好容易做了女人，还不能先享受享受了？现在是秋天，到明年，就到明年再去找他，正好那时候程序也该差不多走通了，恢复男性身份的时候再把鸡巴找回来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+ Q  F: z( o\* f7 k3 i, p7 ~3 q  
  
我可真是个小精灵鬼。  
  
现在每每睡下，或是看剧无聊的时候，脑子里总是会若隐若现的浮出男人的肉棒来，接着“阴埠”里就会不由自主的渗出水来，就像是那晚欧阳栋对我实施的强奸把鸡巴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一般。  
  
我不得不废了很大的精力来克服这个问题。% M& ^2 @$ c& \_( T+ `  
  
抱着自暴自弃的想法，我再不执着，既然身份证都变成了女，下面又没有鸡巴，那么还和自己较什么劲。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正是之前的我一直所渴望的模样吗？# m' K. P. a: \_; e0 ]5 b, D' T  
  
接下来几天，我就在这里住了下来，蒋先生把我丢在野地之后似乎就消失了，我又变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人，没有公司的束缚，没有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我要像全世界宣布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一个自由的。。。女人。, g+ S" I( G  V, F, Z  
  
头发刚到及耳的长度，说男不男，说女不女，最是尴尬，还好家里还有以前女装时买的假发，细细的套上，再画上妆，抹上红唇，哦，这样才对。  
% u6 A/ Y' B! r+ w: P/ f% B  
女人对细腰的执着一如男人对身高的渴望，现在的我胯是宽了不少，腰却还是男人的腰，重新寻了束腰穿上，腰胯比呈现出了一个足以让所有人喷鼻血的比例。# y' P' o, ?$ N# m  
  
翻出来瑜伽服，非常轻松的就套了进去，现在的我再不要对鸡巴做那些非人类的操作，胯间自然而然的平坦无比，胸臀位置还有些干瘪，所以寻了之前的垫子，嗯，完美。- F0 t$ J9 }5 d/ h, ^- F  
  
「对了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」我的心思又活络起来，掏出前两天新买的手机，粉色的壳子，很是女气：「嗯，之前的记录都没有了啊，要不，就从今天开始吧。」我羞红了脸，这种给自己设定经期的事情，就像一个小男孩无意间偷窥到了姐姐的内衣一般。3 a7 \  z1 Q) `) x% [4 T: W  
\* T\* X9 I2 Y/ e" K  
「是啊，一个完美的且健康的女人，怎么可以没有神圣的月经。不可以做懒女人。」我微微捏拳，给自己加油鼓气。) }, p- g! T4 t& J2 z+ s  
  @; P# z- U0 ]: r6 l  |' x  
冰凉的胶囊塞进了“阴道”，刺激的我发出一阵娇嗔，眼前又浮现出坚硬的鸡巴来：「哼，迟早要找个大鸡巴男人。」我甜甜的想道。) O3 k. ?6 ^8 h' j+ P  
- m- O5 K( A$ E  
看着粉色内裤边翻折出来的两片小翅膀，我感到无比安心。5 b! M$ f+ a$ U7 Z2 r\* p/ U\* `( N  
3 N  N3 ~% K, \- g5 E: M  
接下来就是「女人周末」的时间，一小时的瑜伽，二十分钟的步态训练，半小时的站姿训练，站姿步态训练的时候正是插入女声训练的好时机。4 h\* j, [4 [; W! a% Z+ N; g1 |6 z  B  
  
竟然决定做一段时间的女人，强迫症的我，自然就想做一个完美的女人，是以，每天清晨，我都早早的起床，整理家务，锻炼体态，也尝试着女装到市场买菜，听着摊主一口一个「美女」这般唤我，我乐的快要飘起来了。% a4 |  X" @0 f8 w! Q  
  
拗不过女心作祟，短短几天，我就购置了无数美容用品，粉底，遮瑕，眼影，唇膏，乳液，一样不缺，全是市面上的高档货色，经过了在蒋先生庄园的一段时间的生活，那些普通的化妆品已入不的我的法眼，这一套东西可花了我不少钱财。( t" D  d' I+ o! i+ ^8 y/ {! A5 E% J  
  
只是，生活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，每每画完妆，看着梳妆镜里的「女人」心底总感觉空落落的：「以后都要这样生活了吗？我到底准备好了没有？」. a2 |- U3 M3 G# M- p9 x  
  
看似平静的生活，被半夜的开门声打破了。, C+ O. `& x" {( |  
% v7 O9 Q7 D4 v8 u9 O  
我是记得出事之前，这个公寓也曾经在半夜别人侵入过，回想起来依旧记忆如新，只不过这些天下来，事情似乎都在往好的方面前进，又是回到了最为属实安全的小窝，戒备心理不免就淡化了许多，这却让歹人给钻了空子。\* Q6 s  o1 r, V: {; ^: v  
' ~, ^# z2 k! s1 l5 M  
来人的脚步很轻，他轻轻关了门，蹑手蹑脚的到我的床边站定，而此时我依旧在熟睡着。  
. \  R/ S: D9 g8 \_0 {% P+ e/ f& N  
待看清了我的面孔：「草。」那人低声咒骂道。' D/ X  i) o( @  
  
来人正是欧阳栋，前天晚上见警察来了，便落荒而逃，关于跑路，欧阳栋自有一番心得体会，一味的往林子里钻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，所以他一反常态，专挑人多的地方走，误打误撞的，竟然让他给逃脱了警察的包围圈。  ]$ s- V1 @0 ]  
  
关于我这个公寓，他之前是和林远为来过一次的，也知道这个公寓闲置了一段时间，现在正在逃命，该当没有人在，慌乱间就想到了这里，便想过来暂避几日，任谁也想不到，这样一个歹人，竟然敢回到离警局不过几公里的地方来，当真是胆大包天。. j6 O. u) q. e  h  
/ `+ e: B5 B3 I  
他哪里想到，这间公寓的主人，竟然先他一步，被谭伯伟给送了回来，这下真的是冤家路窄，羊入虎口了。  
  
睡梦里，我正在男人身上忘情的扭动腰肢，坚硬的鸡巴刺穿了我的「阴道」，现实中，我夹紧双腿，「阴道」里早就洪水泛滥，反单手不知觉的在阴埠位置摩梭这，渴望着。. o7 K\* d6 d9 g/ h3 j1 r4 |' `/ Q  
  
忽然间，一双冰凉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腕，随后，扎人的指尖就插了进来：「嗯~」感知到了异物的入侵，我呢喃着，不住的收紧「阴道」肌肉，去讨好那陌生的手指。  
- U% O6 @/ w' Y! o" b- o4 s: }$ y  
床铺微微下陷，似有重物上床，接着一阵悉悉索索，我刚要醒转，一根让我又爱又恨的棍装物不由分说的就塞了进来。/ e6 D. s7 q% y$ }% v6 w. Y- z  
  
哦，好烫，好满足。  
4 N- \! h7 X0 @  
这是梦吗？# m  ^2 X! M, |% l8 {. W  
2 m% S, s% l7 i7 ^- N. I/ ?  
这好像不是梦。) Q, w3 U) C# x6 P; ^7 w  
% |; r4 {! V, h  
粗糙的大手扯开睡裙，我的躯体如礼物一般呈现在了欧阳栋面前：「骚屄。」欧阳栋握住我胸前两点，低声咒骂，胯下冲刺不停，梦境与现实的交错，让我欲罢不能，出于本能的意愿，腰肢耸动不休，配合着欧阳栋的冲刺节奏，深些，再深些，肏死我。  
  
大床似乎也在配合房间里淫靡的节奏，发出了有韵律的吱吱声。% t& W$ y9 b# b1 [' p  
  
「哦，好哥哥，肏死我。」我喃喃着。' L+ H9 d$ ?6 b( H- Q5 k% K  
: M- c9 Z, \6 W' P. h- ~' z  
此时，我也发现了事情的不对，刚睁开眼睛，就看到欧阳栋那双狠戾的眼睛，几乎在瞬间性质就完全消退了下去：「啊，救命！怎么会是你？」我大喊道。  
  
可是欧阳栋早有防备，一如在小树林里一般，反手堵住我的嘴，阴狠着说道：「骚屄，你不是疯吗？啊？现在再疯一个给我看看。」  
) \_\* I' i& i9 I  m1 d7 y\* ?$ U  
说着，坚硬的鸡巴一刺到底，大龟头与「小阴蒂」之间的直接对抗，很显然，「小阴蒂」输了，输的一败涂地，只觉得一阵电流从「小阴蒂」上瞬间席卷全身，就连灵魂都发出了快乐的呜咽。4 a" o9 [# j7 h6 Y  
  
「啊~」我羞稔着叫出了声。, ?2 a1 Q; A! S& |8 {$ H- D  
0 G4 H' g7 b: v2 f  
我这是怎么了？眼前人明明是在强奸我，可是为什么心底没有半分抵抗之意，甚至还隐隐的在想：「不够，还不够？再肏的狠些。」  
1 {& I8 |! q+ \_$ l) M7 \_  
我到底是怎么了？难道我从心底就是一个淫娃荡妇不成？这很不对劲。  
  
「你这个骚屄，切了鸡巴，不就是为了给男人肏的吗？老子的鸡巴大不大，粗不粗？嗯？告诉你，老子阅人无数，一摸就知道你是个为了鸡巴的贱人，生来就是给男人肏的贱货。」欧阳栋报复心起，冲刺的越发急了。) V; m6 O8 T6 G7 I# j- f  
  
「呜，不要。」我哼哼着，可是那种从心底涌起的渴望却背叛了我，这句拒绝说出来一丝威胁之意都没有，更像是女人欲借还迎的娇嗔，这更加激发了欧阳栋的淫心，他的动作越发嚣张起来。7 I2 Y\* ^4 u! ]  
" k4 ^, k) f- i. n+ t  
「哼哼，现在就是叫破天，警察也不可能来了，骚屄。」欧阳栋报复性的肏着。+ e, n\* \_0 K2 f$ e; B5 S, t4 M  
  t7 U! G# b- ~) o2 O  
（我没有忘，上过主角的男人，一个个都的死，但是这一位报应要来的晚那么一丢丢）  
  
我竭力克制着自己，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被强奸了还要屈服于性欲的雌兽，可是欧阳栋的性技甚佳，深谙九浅一深的路途，「小阴蒂」隐藏在「阴道」的最里面，每当他深刺到低，龟头与「阴蒂」的碰撞，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快感便直冲后脑，我终于还是失守了，随着他冲刺的节奏，忘情的哼哼起来。  
  
「对，就是这样，骚屄，叫床嘛，是个娘们都要学会的，一动不动是木头，这样才对。」欧阳栋忘乎所以，听着我的叫床声，性质更高：「他妈的，和宋家那个婊子比起来，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」# N$ M6 j# l1 i; H2 V  
6 Z2 P; i/ r9 w: a  
我的脑子坏掉了，哪里还能理解他说这些话的含意，叫床声愈演愈烈，：「嗯~肏我，肏死我，用力，大鸡巴，哈，大鸡巴。」$ d: J0 \$ Q1 \_5 U, i& s  
& \_& y\* R+ J( w  v! `  
现实是怎样的，重要吗？哪个男人在肏我，重要吗？强奸抑或是真爱，重要吗？快乐，就够了。  
& E/ q\* A1 L# Z9 k) t  
「哈。」欧阳栋忽然大叫一声，紧接着，「阴道」里的鸡巴再次胀大两分，已经到了喷发的当口，欧阳栋狠狠的一插到底，「阴蒂」与龟头的碰撞，龟头颤动两分，滚烫的警精液就喷了出来，「阴蒂」被精液包围，暖暖的，好舒服。  
1 X( |: d/ D1 B4 A$ M0 j  
「嗯~」我娇嗔着。  
  
夹紧双腿，似八爪鱼一般把欧阳栋盘住了，不愿他将疲软的鸡巴抽离出去，腰肢微微颤动，用「女人」最柔软的器官去摩梭男人精疲力竭的肉棒。\* f% g1 a\* i5 e2 r  U7 L  
  
「呼~真他妈骚。」欧阳栋很享受这样的服务，发出了惬意的呻吟。  
  
「给。」欧阳栋摔下一沓子钱来，钞票四散，那么一瞬间，看着男人混无所谓的表情，我有了一丝背德的快意。. J& ?# x. t5 F6 j: [  
  
「去，帮我弄点吃的。」欧阳栋命令道。& k: C& @5 z0 R) N7 r  
9 v) a7 r" r7 K4 k  
「。。。」我依旧躺着，没有理会，回味着做爱的余韵。7 k# d) h  ~$ Y$ F/ A: Z3 E  
  
「你妈的。」欧阳栋上来就是一个耳光：「你他妈的，去给我弄点吃的。」  
  
「嗯。」被掌掴的屈辱似乎在一瞬间消散了，对于这个刚与我有了鱼水之欢的男人，我竟然提不起一丝反抗的心思，认命的起身，现在深更半夜，没有什么准备，给他煮了些水面，卧了两个鸡蛋。看着男人狼吞虎咽的模样，我竟然有了一丝同情的心理。) L' ~; F6 x1 D0 D( p6 \_$ o- }  
$ i9 T$ |$ A: y\* r' Z  
「看什么看？臭婊子，欠肏啊。」欧阳栋看我托着下巴，柔情似水的瞧着他吃面，心里不爽，又骂道。) h1 ~+ c1 P. v9 L  
  
「不，不是。」男人的威严让我屈服了，垂下头，不敢再瞧他。  
0 [6 W9 N; C9 K4 ]+ Q+ u  
「告诉你，要是敢报警，要你好看。」欧阳栋觉得不保险，又威胁道。4 ]" k9 @! y# x5 a; d7 v7 w2 I+ W, u  
  
「不敢了。」我依旧垂着头，糯糯的回应。  
: h$ j+ K# I( w4 H1 m  
吃完面，抽了烟，欧阳栋重新恢复了精神，出门之前，再次威胁道：「记住，要是敢报警，哼哼。」+ ?1 Z& a: F3 V) @1 d. K$ }3 K' U  
$ [\* f9 V5 ~; K  k\* ?) A' E# \_1 O& H  
欧阳栋逃走了，我看着散落在床头的那挞钞票，心里五味杂陈：「为什么？他明明是个坏人，你为什么要给他煮面？为什么那么不要脸，被肏了还要摆出个享受的样子。为什么被男人一喝就失去了反抗的心思？贱货。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」  
! D8 q7 |& K2 n+ G% f  
那夜，我再也睡不着了，反思许久，终于给出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设想：「肯定是那天在姑苏，林远为给我动了手脚，不然，事情绝技不会是这个样子的，哪里会有人看到鸡巴就走不动路的？为了一根鸡巴，就可以放弃原则，放弃尊严，只为了被肏。过去二十多年，我可一直都是一个男人，从没有说一个貌正常的男人，看到鸡巴就走不动路的道理。就算我天生骚浪贱，那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是了，肯定是我昏迷的时候，他们对我动了什么手脚。」  
  
清晨，洗着厨房的铁锅，胯下一股热流，欧阳栋留下的精液还是流了出来，许已脏污了内裤，我忽然感到莫名的烦躁，作践似的拍打着水花，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。  
  
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把鸡巴取出来，对，去沪埠，去找威廉，我要把鸡巴取出来。」9 T( k3 V0 ^) I, X5 N0 R\* i  
  
可笑，鸡巴取出来了，就不是看到鸡巴就走不动路的婊子了么？天真。& F8 r  |) t8 }. e$ b  
  
![林莉]([https://s2.loli.net/2023/04/01/l5fCLPeXMnKsUmr.jpg](https://s2.loli.net/2023/04/01/l5fCLPeXMnKsUmr.jpg" \t "https://bbs.cdbook.info/_blank))! [, p# o/